

触景生情

# 人间逢浅冬

□张俊杰

一场冷雨过后，秋天慢慢走远了。人间十一月，陌上逢浅冬。在微带寒凉的风里，我静静走着。暮秋用最绚丽最梦幻的色彩装扮了世界，晕染了岁月，迷醉了我的眼还有我的心。还未来得及将这份美景藏好，不经意一个转身，恍然发现，已是浅冬，独属于冬的风景与美丽，正在一点点慢慢呈现出来。

行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我仰起头，望向树与天空相交的方向。白杨树上还未来得及落下的叶子正在迎风舞蹈，展现着它们最后的倔强。偶尔有一两片黄叶伴着风翩然落下，在它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秋的背影正在渐行渐远，心底里难免泛起一丝不舍。但我深知，恋秋不必，悲秋亦不必。学会淡然从容地面对季节的变迁，对秋有留恋，对冬有期待，才是面对岁月流逝最好的姿态。

老街巷口那一片爬山虎，深褐色的藤上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片红叶了。犹记得，春日里它冒出嫩绿色的小芽，慢慢地舒展，在盛夏里疯长开来，郁郁葱葱，到了秋天，绿色的藤蔓叶子一日红胜一日，直红到满墙明媚灿烂，不觉已是秋深，红叶开始片片飘落，慢慢铺



匆匆 孙世华 摄

生活记事

# 炒鸡丁

□刘晓林

中午在母亲那儿吃饭，做了一道炒鸡丁，年届耄耋的母亲吃后赞道：鸡肉鲜嫩，蔬菜清香，搭配和谐，可以说是色香味俱佳，最关键的是她能嚼得动。

这道炒鸡丁，既不是传统的宫保鸡丁，也不是川菜中的辣子鸡丁，而是我们家日常烹制的一道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

鸡肉肉质细嫩，滋味鲜美，适合多种方法烹调，并富有营养，有滋补养生的作用。过去生活物资匮乏，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鸡肉，那时的鸡不论是红烧，还是清炖，院子里的拐拐角角都会飘散着鸡肉特有的鲜香，那滋味直往人的鼻子里钻，让人忍不住的舌生津。现如今，人们不再缺少肉食，却常常感到肉没有肉味，不如以前的浓香。在家里红烧鸡，或者炖鸡汤总感到滋味寡淡，找不到过去那种浓浓的味道，特别是鸡脯肉，红烧的肉质干柴，清炖的“味同嚼蜡”，扔了可惜，一块鸡脯肉成了“鸡肋”。再有母亲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咀嚼功能大不如前，有一次鸡骨卡在喉咙，不得已进医院，全麻取出。自此以后对母亲吃鱼、吃鸡都是非常小心。后来，有一次出差乘坐飞机，在机上就餐，吃的炒鸡丁，给了我启发。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正值午饭时间，机上每人一份中餐，内容是米饭、炒鸡丁、炒蔬菜，还带有一份水果。那炒鸡丁没有鸡骨，滑嫩鲜香，咸甜适中。我在心里琢磨，飞机上的炒鸡丁为什么与以前吃的不同，没有鸡骨？答案是：一则鸡骨掉落以后不易清扫，影响飞机上的环境卫生，二来飞机颠簸，鸡骨容易给食客带来意外。回来以后，与一位厨师朋友谈及此事，他说传统的炒鸡丁不论是宫保鸡丁，还是

满了老街。我即使踮起脚尖，偶尔还是会踩到，起初有些心疼，后来也就释然了。有人说摘花的和葬花的都不是爱花的，真正爱花的人应该能笑着面对花开和花落。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红艳艳的爬山虎叶子上，也合适。经年累月，爬山虎的老藤早已爬满了那面斑驳的墙，经过一冬的孕育，明年春天，又是满墙新绿，一季轮回。

街角的银杏叶子已经落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我望着它们努力伸向天空的姿态，竟然觉得很美。这美不同于叶未落时满树金黄的灿烂，也不同于风起时黄叶飘落的梦幻，在这青灰色的枝干间，我看到了独属于树的精神，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它的名字应该叫希望。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试着将这一年春夏秋繁华在心底堆叠起来，然后轻轻微笑，漫步走入季节深处，与浅冬来一场相逢。晶莹的浅霜薄雪落于草尖，叶上，那是浅冬正在尽情挥洒她对人间的情深与爱恋。

凝眸于这个季节独有的风景，我伸开双臂，仰起头，眯起眼，感受一下浅冬阳光的温柔和宁静，那一刻，心底里有温暖与美好氤氲开来。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 初冬素描（外一首）

□孙宏伟

北风翻开最后一个季节  
寒霜就推开了冬天的门扉  
河水安静  
做着冰冷的梦

一排排高高矮矮的树  
此时已繁华脱尽  
像一个个秃顶老人  
在宁静的冬日  
隐藏起波涛

初冬  
以大地为笺  
雪当画笔  
为冬描一幅素白的水墨丹青  
那时，我和雪花  
分别蛰伏

在各自的纯洁和舞台上  
分享辽阔

### 盼望一场雪

在立冬  
雨水落荒而逃  
它已无法洗去风尘仆仆的脚印  
当最后一枚叶子  
被北风剪掉  
雪花就飘到了我的文字里  
夜晚  
我冻僵的思绪  
已绕不开酒和火炉  
童年和母亲  
那时  
雪花晶莹闪亮

## 琐碎集（组诗）

□陈 冉

### 桂 花

多么羡慕一朵小小的桂花  
金黄色的花瓣被墨绿色的绿叶  
遮蔽。在被人遗忘的拐角  
她多么不甘寂寞  
天生爱表达的她  
让人总能找到她  
记住她，疼爱她  
桂花为什么这么香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  
自带香气，口吐芬芳的人  
请不要忘记她  
她的名字也许叫桂花

### 吃的状态

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东西  
与充盈状态下吃东西  
吃的方式有很大区别  
大口吞咽，为了填饱肚子  
吃下的东西，少了味道  
也失去想象  
小口咀嚼，食物在唇齿之间  
芬芳，碰撞，滞留，回味  
一生匮乏的我，在吃的方式上  
至今没有找到平衡

## 思念有多重

□陆 翠

繁星闯进心里  
秋夜的思念有了微光  
白天怎敢思念呢？  
我怕太阳刚露头  
就看到你林间晨跑的身影  
我怕路过荷花塘

就想到你说最喜残荷  
我怕秋雨绵绵  
淋湿的新书上  
你的签名一直温热  
思念有多重  
推开世界，昨夜落了一地白霜

边看边说

# 洪泽湖踏秋

□常 敏

在秋凉的清晨，乘着慵懒的晨风，车子行驶在高速上，一路风景如画。车窗外的景物随着车速逐渐变化着，从城市的喧嚣转向了郊野的宁静。远处的青山绿水，稀疏的树林，以及路边的村庄和农田，构成了一幅祥和美丽的乡村风光图。风从车窗呼啸而过，兴之所至，我也跟着车上的音乐节奏轻声哼唱着，车轮载着歌声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下了高速，就在我目不暇接地欣赏着田园风光时，一大片火红的高粱闯进视野。一个个馒头颗粒饱满，似火把伸向蓝天，齐刷刷的一大片在秋风里红浪起伏，美不胜收。继续行驶了半个小时抵达洪泽湖湿地公园，购票、入园，坐上竹质游船穿梭于芦苇迷宫。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在这块湿地中多达七千多亩，不是迷宫也迷人啊。竹船两边的芦苇在风中摇曳，白茫茫的一片气势相当壮观。芊芊芦苇长势蓬勃，从苍翠的嫩绿到凝重的墨色，始终保持修长的丰姿，待到翻越季节的山峦，承接白露的洗礼，苇叶开始变黄，苇秆成熟，那盛开的芦花也别有一番风韵。笔直的苇秆顶着蓬松的芦花，毛茸茸的芦花洁净柔软，像一簇簇美丽的羽毛。竹船每前行一段，就能看到芦苇荡里隐藏着原始部落生活场景、英姿飒爽的新四军战士、小兔子惨败窘态等各种雕塑。偶尔从芦苇丛里飞出几只水鸟，扑棱棱直飞上蓝天，给静谧的湿地增添了欢快的气氛。

一阵秋风吹过，芦花如絮漫天飞舞，絮状的芦花随风飘忽高忽低。芦花舞动的身姿将秋天的洪泽湖渲染到极致。密密麻麻的菱叶覆盖在湖面上，绛紫色的菱角在水中若隐若现。湖水顺着船边流动，哗哗声与芦苇的沙声仿佛情意绵绵的絮语。泛舟其中，湖水浩渺，芦荡深幽，旖旎风光一览无余。

上岸后，乘坐景区小火车依次走马观花了湿地水植物馆中的一百多种浮游植物、爱情广场上七彩

记忆深处

# 四 哥

□刘学升

“四哥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五河县农业发展银行的一位同事发来短信时，我正借调在北京工作，闻讯后犹觉晴天霹雳，心中的惘然难以排遣，当即向领导请假，从北京返回五河。一路上，四哥的音容不断在我的眼前闪现……

四哥本名张伟，因在家中姐弟之间排行老四，我们比他年龄小的同事都尊称他“四哥”。论起来，我父亲与四哥父亲还属表兄弟关系，所以四哥也是我的表哥。

五河县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6年，在这之前，四哥和我都在县农业银行工作。五河农发行成立后，他和我服从组织安排，从农行调入农发行工作。当时从农行调入农发行的20名干部职工中，四哥28岁，我25岁，是五河农发行成立之初最年轻的两名职工。

四哥当过兵，与他共事期间，我从他的身上依然能够找出军人特有的气质。四哥在农行时干过信贷外勤，调入农发行后，先从事会计出纳工作，后从事办公室安全保卫工作。我俩同在办公室，经常相互鼓励，算得上爱岗敬业。

四哥不仅对工作充满激情，对生活也精神十足。他既喜欢抽烟喝酒，也爱好上网唱歌，虽比我年长三岁，但每年单位组织体检，他都比我健康得多。

2010年，我借调省农业发展银行工作。临行前，经县行领导同意，我将手中的部分工作移交给四哥代办。四哥不仅没有推辞，反而要我在省行安心工作，并期待我做出更好业绩，让我感到敬佩与温暖。直到一年后我从五河调到合肥工作，四哥才把代理我的工作交掉。四哥不仅与我同甘共苦、休戚

百合花竞相绽放、湿地博物馆的鸟类标本和无盾龟化石、享受若云似雾的粉黛乱子草梦幻视觉、漫步深呼吸通道聆听百鸟齐鸣，在木栈道上用脚步再踏出一段清浅时光。

大伙商量直接去看池杉林，就跳过金沙泉浴场、水上乐园、渔趣园等景点。途经千荷园，此时的荷花已经芳华散尽，颓废成怀旧的身影。荷叶如烟熏般萎缩干枯，莲蓬垂着头，荷茎还倔强地用枯瘦的身躯支撑着，似乎在告诉来往的行人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虽已过赏荷季节，但令人庆幸的是荷塘边的几棵柿子树，光秃秃的树上仅剩上橙红色的柿子静静地挂满枝头，尤为显眼，点点火红衬亮了荷塘肃杀清冷的画面。

驶过千荷园，那片红橙黄相间的池杉林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油画里的样子真的存在。水绕林行，林入水中。偌大的水面上成千上万棵池杉扎根在这里，挺立在水中的池杉树干笔直挺拔，枝叶层叠秀美。从树梢的褐红到中间的橙红，再到下半部分的微黄，这期间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淋和霜露浸染，才形成这样浓郁的色彩。

环林而行，池杉林蔽荫下清凉湿润，幽深静谧。深秋的阳光柔和而明媚，从树叶缝隙透入的一缕缕光线，刻画出树影笔直的线条。湖边的苔藓均匀分布，形成一层薄薄的地毯。水面上缤纷的色彩与水中池杉的倒影相映成趣，更是惊艳了秋日时光。游人坐在竹筏上观景，绕行在光阴斑驳的池杉林间，呼吸着纯净的空气，不时有阵阵笑声穿于林中，一下把幽静的池杉林点缀得灵动起来。

走出湿地公园，漫步洪泽湖大堤，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舒服惬意。岸边的花儿虽不像春天般的纷繁娇艳，但遍地怒放的野菊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俏可爱。湖边的小渔村、小码头、小亭子，为湖景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望着开阔的湖面，静对一湖秋水心也随之辽阔，不觉意已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锁住了一湖秋色……

与共，而且能经得起风雨和时间的考验，对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关键时刻对我主动伸出援手且毫无怨言，让我从心里更加感激他。

我调到合肥工作之后，回五河的次数逐渐减少，无形中四哥见面的机会也少了。

前年“五一”假期，我回到五河，与四哥联系，希望与他一块相聚，并把聚会的地址发给他，四哥很高兴。他来到时，见我头戴一顶帽子，脸部比以前略有发胖，精神状态也比我过差了许多。四哥对我说，他的脑部因患疾做了手术，已经不能过多地抽烟喝酒了。我听了，感到有些心酸。当年从五河农行调入农发行工作的干部职工，有的退休，有的调走，只留下四哥一个“元老”。我心疼四哥，吃饭间与他叙话，多次要他注意保重身体，却根本没想到那次竟是我与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四哥在今年8月10日晨练时不幸猝死，年仅55岁，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令人痛心 and 惋惜。我赶到时，看到他生前很多的亲朋、同事和战友纷纷前来吊唁。我知道，这是四哥生前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大家所致，他平时从不吹嘘自己，亦不非议他人，对人只有给予，绝无所求，想必大家都有同感。我与四哥年轻相逢、谈笑甚欢，后来虽相隔两地、行迹有疏，但我们兄弟之情始终真挚坦诚，令岁月无法抹去。

曾经看过一段话，“这一生，除了自己，没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悲伤与无奈”。痛定思痛，我写了如上的文字，作为对四哥的纪念——四哥啊，你一路走好！